# 终于……离婚了

        终于……离婚了。我告诉自己，从今天起，我恢复了自由，更有绝对的权利去追求一切！

没有孩子的婚姻，结束比结合来得容易，或许这也是一种不幸中的大幸吧。

很久没一个人了，决定先独自去看场电影，好好享受自由的空气。

坐在戏院里，我竟然又想起他，想起他最不爱看的就是卡通，而我却是十足的卡通迷。哼！他当然不会陪我来看卡通片，所以，这是这些年来我第一次在戏院里看卡通片。观众挺多的，只是，可能没有一个人是抱着这样复杂的心情而来的吧！我身边坐着一个男孩，看来只有二十出头，唇红齿白的，斯文中带点纯朴味，我猜他应该是个大学生吧！

不知怎么搞的，我对他的兴趣竟然高过了电影，开演后我就没专心看卡通。

只是趁黑偷瞄他，还侧身用力吸他的气息。我这是怎么了？一个老女人，竟然渴望年轻男子的味道！

理智还是没有醒，我更进一步地把手臂靠在手把上，今天穿无袖背心出门可真是对了，我冰凉的肌肤，紧贴着他炙热的肌肉，结实的手臂隔着袖子仍旧十分坚硬，透过这层体热与坚硬的感觉，我竟开始幻想起他的下体，想他是否也这样炽热这样坚挺？狂乱的思绪让我浑身热了起来，脑子里哪还有啥卡通电影？

根本已经上演起我和他的情欲片，我的手不知何时已经伸进内裤里，弄皱了一池春水，泛滥不已……幻想总是最美好，有多久没自慰了，从结婚到现在，两年了。

一个女人最璀璨的年华，就耗在这样一个无味的婚姻里！好在我及时醒悟，赶忙跳出这枷锁，紧抓住所剩不多的青春。

这会儿，我脑子里充斥着他的裸体，从壮硕的胸膛到结实的小腹。喔！眼光慢慢向下移，浓密的阴毛接着出现。嗯，好期待……期待看到他那充满朝气的阳具。啊！这是怎么回事？这……这模样怎么这么熟悉啊？还有龟头顶端那颗痣，不会吧！这明明就是我前夫的老二嘛！我甩甩头不愿承认，怎么会这样呢？

真是气死我也，好不容易摆脱他，没想到现在连幻想中都有他的影子。哼！

把刚才美好的气氛都破坏殆尽，我狠狠瞪着隔壁的男孩，心里可真是气得牙痒痒的：“都是你，都是你！害我想起他！”本想用眼神杀死他，却不知怎么的，眼光不停向下移动。先是停留在他宽厚的胸膛，还幻想着被他抱在怀里的滋味，然后再向下移到裤裆处。他那平坦的小腹下，是拉链的尽头，也是他神秘的龟头藏匿之处，鼓鼓的一包挺在左侧，看到这，我已经开始喘息了。

突然有只手，朝他裤裆伸去，倏地罩住他的下体，寇丹色的指甲，像五条小红蛇般缠绕在那。我抬头看他的表情，压抑的兴奋程度真可爱，他甚至不敢转头看那女人，呵呵！向左转嘛！看看是谁这么大胆，敢在电影院抓住你的阳具啊。

喂！左侧那个……不就是我嘛！啊！这种事怎么会发生？

我……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手会这么贱。就在我还搞不清楚状况时，他的拉链已经被拉下，那手从他黑色的内裤里，掏出了早已发涨的阴茎。（对，就是那只手，我不想承认那是我的手，就当作是别人的吧！）

透过荧幕发出微微的光，我可以清楚看到，他勃起的阴茎，色泽很漂亮，是粉红色的，跟我家那只完全不一样。喔！肿胀的龟头处隐隐发紫，马眼还汨汨渗出透明的前列腺液。那食指攀上了顶端，正以指腹轻轻柔柔地抚摸着洞口……

手指灵活地缭绕着周围，指甲则清活灵缓地刮弄着包皮。我伸出指头，朝着龟头用力一夹，感觉到他身体明显地颤抖着，似乎也极享受这突如其来的服务。

我抬起头看着他的表情，他正闭起眼睛，细细品味快感的降临。看到这一幕，我竟突然感觉自己好下贱！我急速抽回了手，拿起皮包转身离开电影院。

我拎着皮包漫步在街上，到处都是灯红酒绿的霓虹灯，却好像没一处能收容我。莫非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才会让我显得如此格格不入？看来，只有酒精才能好好地安慰我了！

才刚坐下，酒保就递上酒单。我张大眼睛仔细地盯着那些酒名，没几个是我认识的。有了！ＴａｑｕｉｌａＢｏｎ！就点一杯龙舌兰吧！

没几分钟，酒保已经送上我要的酒。我拿起柠檬片，将那酸苦的汁液轻轻挤入我嘴里，然后伸出舌头轻舔抹在杯缘的盐，浓烈的滋味让我还没喝到酒便已先享受到另一番风味。接着，我拿起酒杯将它一饮而尽。灼热的延烧感，充斥我整个喉咙，难受却又像是极度的快感般令我莫名兴奋。

我正要放下酒杯时，酒保竟又送上一杯，我正纳闷地想开口问时，他倒是先说话了。

“小姐，这杯是你身旁这位先生请你的。”好一个男人，大概看出我今晚心情不佳了。好！既然都送到我面前来了，我何妨饮他个千杯不醉啊，于是我举起酒杯，抬头望那男人，准备举杯谢谢他。

怎料这一抬头竟让我脸色发白了，他……怎么会是他！

“尚芸！怎么是你？”

“维哲！”看来他也被我吓到了。

的确，我这副模样跟当初与他相识时，早已差了十万八千里，又怎能期盼他能一下认出我呢？

“为什么在这里？这么晚没回去我哥不会担心吗？”

“我……我们离婚了。”

“什么？何时发生的事？为什么？是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吗？”

“不是，是……是我们根本不适合在一起。”

“到底怎么回事？快告诉我啊！”

“这儿不方便说话，找个安静的地方吧，我会好好告诉你的。”

“嗯，到我车上吧！”他开着车载着我往郊区走，一路开上仰德大道。我坐在车里，不知道究竟该如何开口，该如何告诉他我的问题？

维哲也不催我，只是打开收音机，试着想让广播舒缓我的情绪，我知道，他还是期待着我的答案。这时候，收音机开始播放歌曲，我一听这旋律就知道是陈升的“红色气球”，那歌词随着音乐声，慢慢浮现在我脑海里，我想起自己的心境，不正是那样的写照吗？

“当夜幕悄悄地滑落Ｒｅｂａｃａ拨了通电话给她的朋友约好在热闹的颓废Ｐｕｂ门口等候她说今晚要找一个男人来爱我不知道哪里寂寞的男人最多要问问自私的他们孤独的感觉是什么点一杯ＴａｑｕｉｌａＢｏｎ叫人心情沸腾不管男人的眼光在丰满的身躯上移动随着音乐而飞舞不停地飞舞像逃离孩子手中的红色气球”“只有在音乐的世界里可以叫美丽的Ｒｅｂａｃａ忘掉忧愁她知道男人那些甜蜜的话语是一口诱人昏迷不醒的毒酒只为了占有她美丽而动人的身躯但是她说今晚要找一个男人来爱我不想要跟欲望争执不休总是让孤独填满心里空白的角落”听着这样的老歌，我的记忆仿佛又飘回与维哲初恋时的快乐时光。

我以为这一生一定会嫁给他的，却没想到自己会移情别恋地爱上维文，更重重地伤害了维哲，而他为了逃避伤痛，竟远离台湾到日本念书。

是的！这是我的报应啊。是我不该背叛他，而今，我正一点点的尝着自己种下的苦果。

“维哲，我……一直欠你一句抱歉。”

“那都过去了，别再提起。”

“对不起……”

“如果你真的觉得亏欠我了，那就把话说清楚吧。”

“好，我这就告诉你。是我的错，是我要你哥跟我离婚的。”

“什么？这是真的吗？你为何要这样做？”

“因为我再也……不想压抑自己了。”

“压抑自己？你有什么痛苦吗？”

“我……”这……这理由实在让我难以启齿。

“是我哥造成的吗？怎么？他打你吗？还是……”维哲心急地把车子停在路边，郑重地侧过头问我。

“都不是，你别乱猜。维文他对我很好，只是在某方面实在是……无法满足我。”

“你是说……那个，喔！我懂了！哈哈，这实在是太好笑了。”

“你这么难以启齿的事我都愿意说了……你居然还笑我！”

“不不不！我不是笑你啊，我的好尚芸，我笑的是我哥啊！”

“你……何必这样呢？”

“这你就不明白了！”

“我不明白？你刚不是在沾沾自喜性能力比你哥强？”

“我是啊！哈哈！但你且听完我的解释再做评断也不迟。从小，我爸就喜欢拿我跟我哥比，而偏偏我这驽钝之才怎么比都比不过他，无论是功课、书法、钢琴、打球甚至女友的水准都比不上他，唯一交过最棒的女友后来也变成他的老婆了……”

“你……你这不是在挖苦我吗？”

“好了，别生气啦！只是逗逗你嘛，别插嘴，让我继续说完。我原先以为自己这一辈子就注定是他的手下败将了，没想到你今晚这句话竟然让我有一丝得意的快感。”

“这话怎么说？”

“喂！你真要我说明白？”

“我是真不懂嘛！”

“就是那档事啊！好歹我比他强吧，我就有本事把你伺候得服服贴贴啊。”

“你……”我是想骂他不正经的，但事实胜于雄辩啊！他真的是我所有男人中，性能力最好的一位了。

“说到这，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地被满足啦？”他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我看，好似要把我吞噬，而我却心虚得不敢回答。

“尚芸，你说啊。”维哲越靠越近，近到我都闻到他身上的烟草味了，而这车上的空间是这样小，小到我根本无处可躲啊！

“这……”

“你说啊……”维哲的唇已然贴上我脸颊，他一边说话一边舔着我耳垂。这酥麻的感觉好熟悉，我根本无力抗拒，想好好享受时，那份道德感却又浮起。

“别这样，我们……”

“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你已经不是我大嫂了，我们就是两个干材烈火的寂寞人罢了，今晚就让我好好满足你吧！”我已经猜到自己会不战而降，只得任由他摆布了。

我们放低椅背，为求更舒服的姿势，他干脆抱起我，让我的背紧靠着他的胸膛。而他的舌尖仍是灵敏地在我耳根上弹跳着，好似芭蕾舞者般的轻盈，温柔地落在我耳骨上。右手攀上我肩头，以食指轻轻抚弄我的锁骨，随着他指尖慢慢地移动，我充满期待，却不知背心里的乳头早已为他硬挺。

他突然转移阵地来到我胸前，而我挺起的花蕾更是明显夺目。

“瞧她们敏感得都坚挺了，告诉我……你的身体其实很想念我吧！”

“我……是的，我想念你的温柔与爱抚……”

“还有呢？”

“还有……你的雄伟……你的冲刺！”

“是嘛？真是这样？那我今晚真是应该好好让你满足啰，呵呵。”他接着舔上我乳房，隔着衣服湿濡的来回舔弄乳头。

“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在日本时，我每晚都想着你的躯体，想着这甜美的樱桃在我口中滑溜，想着这雪白的乳房在我眼前晃动。但是！我只要一想到你正躺在我哥怀里，被他抚摸被他干的情景，我就忌妒得发狂。而现在，我总算是再次拥有你了。今晚，我要你补偿我两年来的想念。”维哲……他变了！言语变得粗暴，眼神变得狂乱，是在日本受的影响吗？还是因为我的背叛，才让他改变？我看着他发红的眼睛，竟觉得好陌生，这真的是我以前认识的维哲吗？

“她们变色了，颜色越来越深，不再是粉红色，我哥常舔你乳头吗？你喜欢被他舔吗？”这问题在此时变得好尴尬，我一点都不想回答，只好装作很享受，根本没听见他的问题。

是啊！！我也变了，不只是外貌，连想法观念都变了。婚后我胖了，发型一变再变，穿着打扮也完全不同，更遑论是我的身体了。想到这事我不禁笑了。对啊！两年的光阴不算短，连我自己都变得快不认识自己了，又怎能要求维哲和从前一样呢？

“尚芸，回答我！我要你认真的回答我！”

“他……他的技术没你好。”

“嗯，我就知道你还是最……喜欢我的舌头。”他说这话时，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我当然知道他想到了什么，看来，我背叛他的事，他仍无法释怀。

这前戏我们是做的格外辛苦，并非他技术减退，而是我们各怀心事，无法完全放开。

我在心里呐喊着：“不！！我不要这样彼此折磨的性爱，毕竟我都受到惩罚了，难道……就不能给我一次完美的性爱吗？”我决定打破僵局……

“维哲，别说话！今晚，我只要你好好爱我，把一切都忘掉吧！”

“嗯。”他同意了，开始专心地抚摸我。撑开手掌用手心轻触乳头，酥麻的快感随之袭卷而来。他嫌我的背心绊手，于是便将它整件脱下，顺手丢到后座。

这会儿，我是上空了！

“尚芸，你好美啊！”

“哪有……人家变胖了呢。”

“不会，我喜欢。你瞧，肉肉都长到胸部去呢，这罩杯大概大了一号吧，乳房的形状变得更漂亮了。”

“嗯，内衣都得重买呢！”

“没关系！再贵我也要买给你！”他对我这“长大”的乳房是爱不释手，又搓又捏的，还不时亲亲她们，而我也趁机好好享受这样令人窝心的恭维与爱抚。

慢慢地，他的左手渐渐向下移动，停留在我肚脐眼旁。指尖绕着那洞口不停画圈，令我搔痒难耐。接着，他又向下，撩起我的裙子，伸手进入我双腿间，隔着我的丁字裤抚摸那早已充血肿大的阴蒂。

“啊……慢点！会受不了啊……”那搓揉，引发我春心荡漾，像万蚁攻心般的难受。我试着求饶，要他放慢速度，怎知他扬起嘴角窃窃笑着，反而加快了手指的动作。这一动作，更是让我的内裤，深陷入两片阴唇中，跟着我的欲望一起浮沉！

过去这么多男人中，为何我说他最棒呢？原因不外乎是他对女人的温柔体贴与善解人意，但最令人难忘的……还是他这技巧，无论是爱抚、舔弄，甚至是即将来临的性爱，都是那样的让人舒服。他真的懂女人，深深地知道女人要的是何种感觉，然后又能强而有力的满足她。你说这样的男人，哪个女人会不爱呢？要不是我当时的需求不同，我也不会放掉他。

脑子里的思绪胡乱飞舞，跟着他的唇舌恣意而飘。他粗糙的手指正磨擦着我滚烫的花瓣，而那隐密的花心却不间断的渗出花蜜。他顽皮地拉扯我的底裤，来回刮弄着那豆大的阴蒂，这加快了我的喘息，也让我的爱液更为泛滥。

突然，他用两手托起我的臀部，示意我帮他解开裤头，好让它出来透透气。

我反着手抽开他的皮带，接着拉下牛仔裤的拉链，顿时我感觉到一股热气上升，我知道那内裤下的勃起就像火山一样，正等待着释放最浓烈的黏液啊！

然而我并不立刻将它掏出，只是故意握着拳头去摩擦那顶端。那里的布料早已湿透，有些许跳动的感觉伴随着我每一次的搓动，想必它也已经蓄势待发了！

“让它出来，快！”

“别急嘛……我这就放它自由。”它等不及地蹦出来，龟头甚至顶到我的屁股，又黏又热的。他索性拉开我的内裤，将阴茎往我屁眼塞。有两年没被插后面了，这突如其来的进入，让我着实收紧了臀部，还好刚刚的爱液真的够多，沾得臀部两旁都是，也才让这久别的重逢不至于有疼痛感的出现。

“啊……好紧啊！”

“嗯……”

“我哥没试过这里吧？”

“你……怎么……知道？”

“那家伙有洁癖的！呵呵……”又提起他，这回我是真的生气了！我停止动作，转头斥责他。

“一边享受还得一边回答问题？真讨厌，我不要再想起他了，莫维哲！我也不要听到你再提起他！”

“呵呵……大嫂生气啦？”

“别叫我大嫂！我已经不是你的大嫂了。”他是故意的，我就知道他是故意来羞辱我的。我气急败坏的离开他身上，弯腰到后座找我的上衣，打算要立刻下车！

“真的要走啦？别生气嘛！不过是句玩笑话罢了，更何况你以前真的是我大嫂嘛！”

“……”我气得不想再多说什么，只是拼了命得想从后座的脚垫上构起我的背心。

而我却没注意到，自己正翘着屁股露出私处，在他面前扭动着。

“好……好姿势！让我来为你服务一下吧！”我完全没想到这姿势竟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那舌头正一步步地探入小穴中，嘴里还发出极大的声响，贪婪的吸吮着我的淫液。

“哎呀，别这样，快住手……不……快停嘴啊！”我紧张地望向窗外，一台机车恰好经过，那骑士还回头看了我一眼，这……这姿势根本就太明显了。

“快让我下来啊，外面的人都看到啦！”

“担心啥？有这么好的身材还怕人看啊？爱看就让他们看啊，反正看得到又吃不到。”

“你……”我根本是骑虎难下，被卡在椅垫与车顶之中，上不得也下不去。

虽说下体是那样舒服，但我就是觉得羞耻极了，心里矛盾得快崩溃了！

“让我下来……拜托，你要怎样我都依你。”

“真的？你别忘记这句话唷。”我赶紧拾起背心穿上，嘴里呼呼地喘着气，心里却有一丝莫名的惶恐。

“好了嘛，那我们就出发吧！”

“出发？去哪？”

“去一个只属于我们的秘密天地，呵呵……”他那诡异的笑容证明了我的疑虑，看来今晚我是逃不掉了。

车子依着阳金公路行驶，夜里的车辆少了许多，让这条路看来更是清冷。我心里蹦蹦跳着，不敢问他目的地到底是哪，深怕得到的答案更让我震惊。

“到了，下车吧。”

“这儿？”

“对啊，来吧。”这里根本连栋建筑物都没有，只有一个凉亭，他到底要干嘛？

“宝贝，到这来。”

“嗯。”他牵着我的手，在凉亭的一角坐下。

“维哲，你带我到这里干嘛？”

“看海啊，不然你以为我要带你去哪？”

“我……”

“喔，我明白了，你以为我要带你去旅馆是吧？”

“我以为你是要找个地方……那个的，看来是我错怪你了。”

“呵呵，别说那么多了，过来这吧。”他拍拍大腿示意我坐下，于是我背对着坐在他腿上，他的双手紧紧地环在我腰上，下巴靠着我肩头，灼热的气息缓缓地吐在我耳旁。我感觉彼此的体温相容，一股暖流从心底悄然滑过，眼泪竟然流下了。

是啊！我要的不就是一个男人，一个能好好爱我的男人嘛？怎么当初我会放弃他选择维文呢？是那懵懂的少女心吧，被维文的书卷气质所吸引，完全忘了维哲对我的感情，更残忍地伤害了他。

婚后我才发现，维文只适合当哥哥，他完全不解风情，更别提营造气氛或疯狂性爱了。在他眼里，性爱只是为了繁衍后代吧！这两年，我几乎失去自信，以为是我的外在不再具有吸引力，更以为是自己学历不够高而让他嫌弃了。后来我才知道他爱那些书更甚于爱我，可我已后悔莫及，才会走上离婚这条路啊。

“尚芸，怎么了？”

“没事，眼里进沙了。”逞强地擦去泪水，不想让他知道我的想法，更不愿让他同情我。

“喜欢这寂静的夜色嘛？”

“嗯，很喜欢，看着银灰色的大海，心里很舒服。”

“今晚没什么风，不然还可以听见海浪的声音呢。”

“嘘……别说话，让我好好享受这美景。”

“好。”我闭上双眼，享受的不是这夜色，而是他！享受这我错失了两年的男人，心里犹豫着该不该走回头路，该不该继续下去？突然我感觉到他裤档里的隆起，看来他的欲火还是没退去。

他的手又开始不安分，在我胸前磨蹭游移，我想今晚是注定要沉沦了。

我索性把双手向后攀伸，围住他脖子，转过头去吻他。先入口的还是他那熟悉的烟味，接着是他滚烫的舌尖，缠绕着我，吸吮着我。我细细品尝着他的吻，试着把他牢牢地记在脑海里，因为也许过了今晚，我们就不会再有交集了。

“尚芸，我要你！”

“嗯，今晚我都是你的。”

“对！你只属于我，只属于我一个人的！”他的眼里泛着泪光，我清楚明白他心里在想些什么，更清楚是谁造成这局面。我轻轻拭去他的泪水，却无法给他任何安慰，如果今晚的接触能多少弥补我对他的伤害，那就让我赎罪吧！

他已解开裤头，火热的龟头直顶着我，在我那小穴洞口摩擦着，在爱液的辅助下，一转眼就滑入阴道。

“啊……”

“还记得这滋味嘛？”

“记得……”

“是啊，怎么忘得掉呢？今晚，我要让你更加深印象。”才插入还未开始动作，他竟突然抽出阴茎。

“维哲……给我啊！”

“给你什么啊？”

“给我那个……”

“那个什么啊？不说就不给唷。”

“就是弟弟嘛！”

“弟弟？不对！他的名字不叫弟弟。”

“好！我说，给我你的鸡巴。”

“这才乖嘛，好……给你！”

“放进去啊！”

“放进去哪啊？”

“这……”

“快说啊！”

“放进小穴里啊。”

“不对！她的名字不叫小穴。”

“放进我的……屄。”

“这才对嘛！把什么放进你的屄啊？”

“把你的大鸡巴放进我的屄……”

“呵呵……好！想被干？我就好好干你。”他狂乱地扭着腰，插的更深更用力，而我就这样享受这一波波不间断的高潮。

起风了……海浪的声音一阵阵的传入我耳里。尽管结束了，他的坚挺仍旧停留在我体内，停止了一切的动作，我们只是紧紧贴着彼此，不说一句话。那一分一秒，我都细细地记着了，像烙印一样刻在心头，一辈子都不会抹去！

“尚芸，回到我身边好吗？”

“这……”没料想到这问题会来的如此早，我甚至都还没想清楚，又该如何回答他？对我而言，这真是两难的抉择。

“我……我不想把关系弄得太复杂。”

“复杂？你都已经离婚了，这不过就是回到原点吧，何来复杂？”

“毕竟你们是兄弟。”

“兄弟？哼！既然知道是兄弟当初他就不该跟你……”

“……”

“算了，我早该知道是我自做多情。”

“不……”我该坦承对他的情感吗？不！这样一来只会让自己再次陷入迷惘与矛盾之中，我硬生生地把快脱口而出的话吞了回去。

“夜深了，我送你回去吧。”

“好。”还好他没听到我的否认，不然，我真不知该作何解释。我心虚地低下头走向车去，他绅士般为我打开了车门，接着伸手护住我的头，怕我粗心撞到车顶，这一举一动都是那样熟悉，那样让我感动，教我如何背着良心说自己不想他，不要他？

好痛！回台北的路上，我只有这感觉，心里纠结成一团，仿佛快喘不过气那般的痛，我深知原因为何，但就是无力去面对！

“现在住哪？”

“老地方。”

“又搬回去了？”

“嗯。”

“你还是那样念旧。”念旧……他是否也知道我仍念着旧情人？念着那一段情？

转眼间已到永和，台北的交通只有在深夜才会如此畅通。下车时，我执意自己开门下车，是因为不想经历伤感的离别，更怕自己会忍不住落泪。

“尚芸，我陪你上去。”

“不，你也该回去休息了。”

“嗯。”

“维哲，谢谢你。”

“别这么说。”

“早点回去休息吧，路上小心，拜。”

“真的不用陪你上去？”

“嗯，我一个人可以的，再见。”

“再……见。”一转头眼泪就滴落了，为什么他不干脆忘了我？为什么他连我怕黑的事都记的如此清楚？记得这楼梯，记得每一次的别离，更记得在这屋里每一次的激情与狂乱！在关上大门后，我终于忍不住地放声大哭，让情绪完全发泄。

好痛！我的头疼欲裂，一夜无眠的结果就是让自己隔天上班时很想死，完全无力！虽说这百货公司的楼管工作并不劳累，但就是劳心啊！要处理的不只是客户抱怨的问题，还有要调解柜员与出纳间的摩擦与纠纷，光这两件事就够让我头大了。

有时候还要充当主管与基层间的桥梁，真不是人干的工作啊！更讨厌的是这日系的公司每天早上都要来个精神喊话，再开个小会议，不管有事没事这都是例行公事。唯一觉得欣慰的是不必像那美发公司，站在大马路旁像疯子一样大吼大叫，呵呵……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

啊，正想打哈欠时，经理就走向这来了，背后还跟着一个高个的男人，远远的看不清楚是谁，大伙儿赶紧打起精神等着经理的晨间训话，我则是继续躲在后面偷偷地打呵欠。

“各位社员早安，有三件事情要报告一下：第一，让我们欢迎日本总公司的艺术总监到台湾视察，请各位社员热烈鼓掌欢迎莫维哲先生！”什么！莫维哲？

“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是莫维哲，大家叫我阿哲就行了，别叫我总监，听来怪生疏的，我也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希望这次来视察能与各位有很好的互动与学习，谢谢！”怎么会这么巧？天底下最不可能发生的事都让我碰上了，看来我该去买张彩券来试试运气的。我歪着头不敢直视他，也希望他别发现我，这公司上上下下几百人，我想应该是不会跟他碰上的吧！

经理接下来说的话我完全没听进去，满脑子就是在想要如何躲他，如何不让他发现我，以致于当大家都散会时，我还愣愣地站在原地。

“尚芸！怎么是你？”啊！我的天啊！越是想躲越是躲不过，该来的终究会来，也只好硬着头皮打招呼了。

“嗯……是啊。”更该死的是这猪头经理还不走，还一副想插一脚的样子，希望他别帮倒忙才好。

“喂！莫总监认识尚芸啊？”维哲刚刚才说别叫他总监的，这猪头还是这样叫，真是爱巴结，一副谄媚的模样，小头锐面，尖嘴猴腮，看了就讨厌。

“嗯，我们是……同学，国中同学。”

“对！对！是同学。”这暧昧的关系怎能说出来，我只好附和着他。

“那真是太好了！尚芸，从今天开始你就先充当莫总监的助手吧，协助他熟悉整个环境。”

“经理，我有自己的工作要负责啊。”

“没关系！你的工作我会暂时找人替补，你就放心陪伴总监直到他返回日本吧！”

“我……”

“好了！就这样说定了，你要尽全力协助总监。莫总监，有她陪伴相信您一定会更早完成视察工作的。”

“嗯，谢谢你，朱经理。”看维哲那微笑的模样，我知道他心里是挺高兴有我陪伴的，尤其又是经过主管指定，这样一来更是可以光明正大与我接触，甚至是一起外出。

然而，天知道我即将面临一场多大的风暴啊？

整个早上，我们就耗在公司的橱窗里，忙着与设计师讨论布置的方向与这一季的主题动向。好不容易终于12点了，饥肠辘辘的想直冲员工餐厅去饱餐一顿，没料到他竟拉住我。

“尚芸，我们去外面吃吧。”

“干嘛去外面吃？员工餐厅不错啊，一餐才35元，经济又实惠，走啦！我带你去看看。”

“可是……那儿不方便讲话。”

“你……”

“到外面比较好啦。”

“好吧，想去哪？”

“你推荐！”

“去大安路好了，有几家不错的异国风味餐馆，你应该会喜欢的。”

“嗯，那就走吧。”很久没好好吃一顿饭了，尤其是这样高级的料理，以及跟一个无话不谈的朋友，我们轻啖着意式料理，聊着风花雪月，几乎快忘记下午还有工作。

最后，还是不情愿地回到岗位上继续讨论，直到六点半。

“差不多了，剩下的明天再说吧。”

“嗯，谢谢总监的指导。”

“喂！叫我阿哲就好。”

“这……不大好意思吧？”

“就这么说定啦，好了，大伙儿下班去吧！”

“是的，那我们先走啰，晚安。”

“嗯，慢走，明天见。”看着阿哲与设计师的相处，我挺佩服他的魅力，才一天工夫就能把那些桀骜不驯的设计师收得服服帖帖，真有他的一套。

“尚芸？发什么呆啊？”

“啊？没事！想事情出了神。”

“呵呵，你啊！一整天都恍恍惚惚的，昨晚做啥去了，怎没睡好啊？”

“我……”他明知道原因还问，要不是他的出现，我会恍惚？

“还在发呆？走了啦……”

“要去哪？员工电梯在这边啦！”

“谁要坐那枯燥的员工电梯啊？当然要坐有甜美小姐服务的电梯啰。”

“可是公司规定……”

“喂！我这是在巡查电梯内的布置呢！谁敢有意见啊？”

“好！你大爷爱怎么说都行，反正现在你最大，有事你扛就对了。”

“是嘛！走吧。”他大咧咧地拉着我走进电梯。

“您好，请问到几楼？”

“地下三楼。”

“好的。”打从一进电梯起，维哲的眼神就怪怪的，一会儿盯着那电梯小姐看，一会儿又回头对我眯着眼笑，我正想问他到底在笑什么时，他突然附耳过来了。

“哇！这小姐的身材多棒啊，比日本的还有味道呢。”搞了半天，原来他是在看电梯小姐的身材啊。呵呵……我们百货公司著名的可不只是好品质，还有这素有水准的电梯小姐呢，放眼望去全台北，不，是全台湾，也没有哪一家百货的小姐能跟我们比的，要美貌有美貌，要气质有气质，更重要的是待客有礼，也难怪他会看得出神了。

“不过，我可还是最喜欢你的身体，尤其是这屁股，触感超好的。”他边说还边摸上我的臀部，还好电梯小姐背对着我们，不然叫我这张老脸要往哪里摆。

“别这样，公共场合啊！”我轻声在他耳边叮嘱，只希望他别在这里动起欲念。

“怕什么？电梯里这么多人，谁会注意？更何况我们站在最里面，真要做什么，也不会有人看到。”

“你……”他说这话的神情真是让人生畏，摆明了就是欲火攻心，我隐约有心里准备了。

果真没错！他摸完屁股后干脆直接撩起裙摆，以手掌在我丝袜上磨蹭，中指更是伸向股沟间，准备进攻丛林深处。

“别这样！有摄影机的。”我试着想挣脱，然而又怕太大的动作会引起旁人侧目，只能尽量忍耐了。

“放心，这么多人，照不到的。”还是让他得逞了，他顺势将手伸进我的丝袜里，一骨碌地捏住我最敏感的豆子，开始缓慢地搓揉。而我直冒冷汗，只希望电梯赶快到停车场，好结束我的苦难。

然而天不从人愿，这部电梯竟然每层楼都停，还一直有人进进出出。我心虚地观望四周，深怕有人发现我们的举止。还好的是，那些人都自顾自的聊天，或是抬头望着楼层指示面板，好像真没人注意我们。我生气的回头看他一眼，没想到他竟然一副若无其事般的自在，而更让人讨厌的是，他的手指逐渐加快速度，让我又舒服又难受，只能咬着牙装作没事。

说时迟那时快，他的手指已经攻进花心，还分别张开两指在阴道壁里来回刮弄，阵阵的快感直袭脑部，我闭起眼睛，打算不顾一切，好好享受这暗地里的激情。

“地下三楼停车场，谢谢您搭乘本电梯。”就在我打算抛下羞耻心时，停车场就到了，真是扫兴的电梯！

我狼狈地整理好裙摆，跟着他走出电梯。

“你很过分唷！”

“我哪有？”

“还没有？刚才那……”

“刚才怎样啊？你敢说你没享受到？”

“我……我不管啦！反正时间地点都不对，就是你不好！”

“好！你说的唷，那现在时间对了，我就找个旅馆来满足你吧。”

“你……”

“上车！”

“我自己有开车。”

“别啰唆，明天我会载你来的，快上车吧！”我真的怕他会动气，只好乖乖上车了。

车子在市区绕了一圈又一圈，他似乎并无意停车，我也不想开口问他到底要去哪，就这样跟着他晃了快两个小时，最后他把车停在顶好超市前。我侧头看着他，还是沉默不语。

“我想吃火锅，买回去煮吧！”不用说，我们还是回到我住的地方了，我并不想去问他到底住哪，想当然，他一定不会回爸妈家住的，搞不好家里根本没人知道他回台湾。

一如往常，他洗菜，我料理。然后一起吃完一起收拾，好像一切都是哪么理所当然，没有谁要求谁，我喜欢这样的模式，自在，舒服。

“好热啊！”

“是啊，吃得满身大汗，走吧！去洗澡。”

“洗澡？”

“对啊，快！”他兀自进入浴室，脱光了又探头出来。

“尚芸，快来啊！”我看着他笑开的酒涡，想起以前的日子，没错，这是属于我们的生活，一起过日子，一起吃一起睡，甚至一起洗。只是，现在早已今非昔比，我们真的要回复这样的模式嘛？

“走！”我还没来得及想清楚，他就光着身子走出来，一把抱起了我走回浴室。

转开了莲蓬头，我抬头迎着喷洒而下的水滴，张开嘴啜取冰凉的水珠，而身上的背心早已湿透，维哲脱去我衣裳，拨开我的发，开始舔着我的背，灵活的舌头仿如蛇一般钻动，顺着耳垂直到股间。

一阵麻木感持续蔓延，他站起身，抬起我的腿，从后方慢慢进入我体内，平缓，温顺，这是我没料到的感觉。一反常态的温柔，好似沐浴在阳光下的舒服！

我回头寻求他的吻，而他轻轻地覆上我的唇，那一刻，我似乎就要融化了，完全臣服在他的温柔乡里。

这一夜，我们相拥而眠，伴随着彼此的心跳声入睡。

日子过得相当快，维哲来到公司也接近一个月了，整个企划进行得很顺利，然而我心里一直有一种不确定感，不知道这样的安定感何时会突然消逝，也不知道我们这样算是重新交往嘛？不敢开口问的结果，就是让矛盾的心情充斥整个心头。

那一天洗碗时他突然说……

“尚芸，有件事要跟你商量一下。”是他要回日本的事？这一天终于来了，我能面对嘛？

“是……什么事？”

“其实也没什么啦！就是我一个日本朋友要来台湾玩，可是我实在不知道该带他去哪，所以想问问你方不方便跟我们一道出游。”

“啊？这样啊，好啊！那有什么问题，我一定尽全力当一个称职的向导。”

“那我就先跟你说谢谢啰。”

“别客气。”我缓缓地吐了口气，好似放下了一块心上的石头。

周六下午，维哲带着我去接机，等了半小时才接到人。

“尚芸，我跟你介绍，这位是西川俊之，我在日本的同学，对了！他会讲中文，我教了他两年呢！”

“你好，西川先生，我是尚芸。”

“你好！尚小姐果真名不虚传，百闻不如一见啊！”

“这……”维哲对他使了眼色，西川就立刻闭嘴了。

“看来维哲一定跟你提过我。”

“嗯，一点啦！”

“该走了，要聊车上聊吧！”维哲不耐烦地催着我们离开。

回程路上，我跟西川先生聊得甚是愉快，维哲则是专心开车，没多搭理我们的话题。

西川跟我在后座又说又笑，维哲却没有任何反应，我从后照镜上看到的却是一张冷漠的脸，一张好陌生的脸！

刹那间我止住了笑，为了怕西川起疑，我试着缓和情绪。

“好了！我笑得肚子好痛，让我休息一下吧！”

“呵呵，没问题。”顿时，车里变得好安静，只听见轮子摩擦地面的声音，维哲还是保持一样的脸孔，而西川望着窗外心里似乎在想些什么，我看着这两个男人，心里不禁做起比较。

维哲已经很高了，西川却比他还要高出半个头，我猜有一米八八吧。维哲的体格算中等，天生的衣架子，而西川的体格略为壮硕，似乎有在健身。从他身上贴身的Ｔ恤可以很明显得看出肌肉的线条。

再就是轮廓，维哲的外貌斯文中带点稚气，而西川则是标准的日式男人味，有棱有角的五官以及那鹰眉，怎么看就知道是日本人。这样一比较起来，西川是比维哲略胜一筹，想必他在日本一定掳获不少女人心吧！

那维哲呢？他在日本是否有交女友？是否也对她用情至深？现在和她还有来往嘛？先前不愿追问是以为我们会像火花般一触即发，然后慢慢地黯淡，万万没想到竟会延续这未完的情缘。

在这样暧昧不明的关系之下，我真的该开这个口问他嘛？不！我想到更好的法子了，就是问眼前这家伙——西川俊之，趁哪天维哲不在时，我一定要好好问问他，希望他会老实告诉我才好。

“尚芸！下车了，你还要在车上坐多久啊？”啊？看来我这发呆的习惯一时是改不了了，车子都不知停多久了，我还浸淫在自己的思想中，看西川笑得腰都弯了，真糗耶！

“喂，这不是朱经理在北投的别墅嘛？”

“是啊！朱经理人真不错，他怕我住不习惯饭店，还特意要我搬到这来。”

“是啊！是啊！”是才怪！谁会不知道经理在打什么如意算盘，还不是怕维哲住饭店的钱太贵，到时候公司的负担会增加太多，不然哪这么好心把他的宝贝别墅借他住啊？我太清楚了！

“尚芸也来过啊？”西川突然问我。

“来过一次，去年圣诞舞会就是借这场地举行的。”

“进去再说吧！”维哲又在催了，真性急呢！

这屋子还是一样的美仑美奂，欧式风格一点都没变。西川在屋子里跑上跑下的，看来，他是很喜欢这里了。

“阿哲，这儿真像皇宫呢！”

“没那么夸张吧。”

“阿俊他家是标准日式建筑，就是有庭院跟假山的那种啦，所以他才会这么兴奋，你别笑他唷。”

“不会啦，只是觉得他好可爱，兴奋得跟孩子一样。”

“你喜欢他？”维哲突然严肃地转过头问我，神情相当凝重。

“是啊！挺喜欢的，怎么了？”

“比喜欢我还多？”

“这……不一样嘛！”

“哪不一样？我们都是男人啊。”

“你是我的爱人，而他只是一个异性朋友，这样够清楚吧！”

“够！”他诡异地微笑着，然后别过头去，我却还是一头雾水，搞不清楚他刚才问那话的用意为何？

才放好行李，维哲就带着我们直奔淡海，去了几个老地方，像是忠烈祠与红毛城等，当然一定不会漏掉阿给店与阿婆铁蛋，以及一个新设施“渔人码头”，跟旧金山的渔人码头完全不同。我暗自跟维哲开玩笑说……

“这应该叫”愚人码头“吧，只有愚人才会来的无聊地方，你说是不是啊？呵呵……”

“你唷，嘴巴别那么坏啊！”

“哈哈哈……”

“你们在笑什么啊？我怎么都听不懂？”西川究竟不是道地中国人，听不懂同音字的幽默，维哲耐心地为他解释老半天，我真佩服他的耐心唷！

傍晚时，我们来到海边，这海水浴场早已荒废，维哲带着我们从旁边的小缝隙钻了进去，一进去才发现里面早已人山人海，原来大家都是这样进来的，而我这说要当导游的人竟然都不知道，真是太逊了。这时突然想起维哲约我一道前来的理由，似乎早已不成立，那他邀我来的真正目的到底为何？好纳闷！

进去后我们直奔大海，踩着一朵朵的浪花，看着夕阳余晖，好不快乐。

“走，下去游泳！”

“那有什么问题？”他们俩个大男生上衣一脱就纵身入海，我……我可不能这样啊！

“尚芸，快来啊！”

“我……人家没带换洗衣服啦！”

“没关系啦，待会儿拧干就可以穿啦，快来！”

“好吧！”我只好脱下凉鞋，穿着窄裙与衬衫下海！

“哇！好舒服啊！”

“是啊！你不下来才会后悔呢。”

“嗯，跟日本的海不大一样呢！”

“现在没管理比较脏了，以前还更干净呢！”

“嗯，不过还是很棒！”我们互相追逐，泼洒水花，搞得全身都是沙子，再用海水冲去，玩到尽兴要上岸时天都黑了，各自到冲洗室拧干衣服又回到沙滩上会合。

“都还湿湿的怎么上车？”

“那儿有人在烧营火，咱们去跟他们借点火烤干衣服吧！”

“好！”好不容易弄干了衣服，我们才又上路。

“好美的夜色，没想到台湾的夜景会这样美丽。”西川看着夜景惊叹不已。

“是啊！你在日本时还不信我的话呢！”

“对不起啦！”听他们哥俩的对话真是好玩，我不发一言，打算好好观察他们。

“尚芸，怎不说话？”

“喔，有点累。”

“累啦？那我们今晚就住淡水吧！”

“好啊！还可以看夜景唷。”瞧西川兴奋的那样子，我怎好意思说不好呢？

“好啊！那就找间饭店吧。”Ｃｈｅｃｋｉｎ后已经是九点半了，我自己住一间，维哲跟西川住一间，洗过澡后，我向他们道了晚安，就准备入睡。

一觉醒来，看了手表，发现才两点呢，有些闷，正打算去走廊走走，吹吹海风。一开门竟然听到隔壁传来很激烈的争吵声，听来似乎是维哲跟西川的声音，我悄悄地走到他们门前，想听听看他们到底在吵什么？

很可惜他们说的是日文，我完全听不懂！这时候真后悔自己没念日文系，否则我就能听的懂他们到底在吵什么了！

“阿一系ㄉㄟ路。”西川很大声的说了这句话，我好像曾经在哪部日剧中听到过，可是却怎么也想不起是啥意思。算了！他们哥儿们吵架关我什么事，还是别介入好了，于是我乖乖地走回房，小声底关上门，再躺回床上继续睡回笼觉。

隔天的行程就是绕着北台湾走，我们一路玩到宜兰才从北横回台北，送我回到家时，都已经晚上十一点了，西川嚷嚷着要到我屋里看看，维哲拗不过他，只好把车靠边停，一起跟我们上楼。

“哇！好古典唷，真有中国风。”看样子西川是很欣赏中国的织品，瞧他看墙上那几张毯子专注的神情，我可以断定他一定也喜欢印度的刺绣。

“喜欢嘛？我这有几张小的桌布，若你喜欢的话，挑几张回去吧！”

“真的？尚小姐，你真是好人，谢谢你。”

“尚芸，你别对这家伙太大方，免得他将来会得寸进尺。”

“放心，来者是客嘛！”西川东拿一块布，西捡一块巾，就是难以取舍。

“尚小姐，我可以要两块嘛？”

“好啊，你喜欢的话就一起带吧！”

“真是太好了。”

“阿俊！别贪心！”

“我……我只是拿两块嘛。”

“维哲，没关系啦，我还有很多呢。”

“啊！我肚子好痛啊，请问洗手间在哪里？”

“右转进去，走到底就是了。”

“谢谢。”大概是我们下午乱吃东西，西川这日本人的抵抗力比较弱，才会拉肚子吧。

这时我突然想到身上的衣服已经穿了两天，黏呼呼的怪不舒服，于是我拿出家居服，趁着西川还在厕所，也不顾忌维哲站在身后就开始脱衣服，反正该看的他早已看过了，还有什么好忌讳的。

谁知道当我脱下内衣时，维哲竟然从背后抱住我，两手开始玩弄我的乳头。

“维哲，别这样，西川随时都会出来，快让我把衣服穿好啦。”

“不要，除非你满足我。”

“现在？在这里？不会吧！”

“别啰唆，快！那小子肠胃不好，会在厕所待一阵子的。”维哲急躁的把我裙子往上拉，直接扯下内裤就打算插入。

“你湿了，呵呵……”

“哪有？”

“还说没有，看！这不是一下就进去了。”我根本无法否认，反正我就是性好欲色，也没什么好觉得惭愧的。

“舒服嘛？”

“嗯。”维哲用力一挺就顶进花心，酥麻的快感似乎快让我全身松散，我咬着牙接受他一波波的进攻，心里七上八下的，担心西川会突然出现。

在他来回抽插数十下中，我感觉到他的硬度已达到顶端，也接近宣泄的那一刻了！

“芸，我要来了。”

“嗯，来吧！”

“啊！啊……好棒！你真棒。”

“嗯，满足了？那快让我穿上衣服吧！”我一回头竟然发现西川就站在墙角，一手撑着墙，另一手则抓着自己的阴茎上下套弄着，他一看到我就立刻停手，然后又走回浴室，无声地关上门。

我诧异着这一幕，不知道是否该告诉维哲。最后，为避免尴尬，我还是当作没看到，绝口不提。

临行道别时，西川尴尬地跟我说再见，我则是尽量避开他眼睛，不想让彼此难受。然而，送走他们后，我脑子里的疑惑可是像滚雪球般的越滚越大了！

周一早上碰面时，我还是决定要跟维哲说西川偷看我们做爱的事，只是该怎么说呢？

“维哲，你昨晚有没有……”

“呵呵……当然有舒服啊，你还在想啊？小色女唷。”

“我……哎呀！人家要问的不是这个啦。”

“哪你到底想问什么？”

“我是想问你昨晚做爱时有没有看到西川在旁边偷看我们？”

“有啊！”他这回答还真让我吓了一跳，看来他应该很早就发现了，那为何不停止还继续做呢？

“你……都没跟我说！”

“干嘛跟你说，那时正舒服呢！”

“那……人家不就都被看光了？”

“哎，放心啦，他对你没兴趣啊！没事啦！”

“说什么啦？听不懂！”

“没事啦，给人家看一下又不会少一块肉！”

“你唷！都没想过我的感受。”

“好！是我不对，不该让他偷看你，下次我保证光明正大地请他来看你。”

“你……”

“呵呵……好了啦，开开玩笑嘛，何必认真？”

“哼！不跟你扯了，该上工啦！”日复一日枯燥无味的工作，有了维哲的加入果真完全不同，我看到那些设计师脸上泛起一股热力，很像刚踏进这行时所拥有的独特魅力。当然，我也深深感受到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魔力，跟我们私底下相处时的感觉完全两样。

两人世界的他很体贴温柔，幽默又风趣！而在工作上的他领导力十足，有原则，更有一种让人尊敬的风采。好希望他能就这样留在台湾，别回日本了，但是我也明白这只是我一厢情愿，或许我是他的“长假”，一段随着假期结束就会停止的恋情，但我也只有接受的份了。

这几天下班后，维哲都是载着我回去接西川一起出来吃饭，三人世界过得是也挺有趣的。但是日子一久，我竟然有些希望西川早点回日本，因为他几乎剥夺了我与维哲私下相处的时间。

有时候在公司时，我甚至会有一种松了口气的感觉，因为没有西川的存在，我才能好好跟维哲说几句话，但时间实在有限。最重要的是……距离上次做爱已经有16天了，我好想爱爱唷！维哲也不知道怎么搞得，最近似乎都没啥性欲，也不见他跟我要求，好像禁欲了似的！

这天下班时，一上车我就鼓起勇气问维哲……

“维哲，西川预计什么时候要回日本啊？”

“老实说我也不清楚呢，他好像是想等我一起回去。”他一边开车一边回答我。

“啊……”

“怎么啦？你不是挺喜欢他的。”

“我是喜欢他啊，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人家很想……”

“很想什么啊？”

“很想要的时候，都很不方便说出口！”

“喔……”

“就喔一声啊！”

“对啊，不然你希望我怎么说？”

“你应该说要满足我之类的话嘛，讨厌，还要我自己说！”

“呵呵……我就想听你跟我要。”

“好！我就说给你听，我要！我要爱爱，现在就要啦！”

“现在？好啊。”他突然把车子停靠在路边，然后开始解皮带。

“你在干嘛？”

“脱裤子准备嘿咻啊。”

“你……哎唷！你故意的。”

“呵呵……你不是现在就想要？”

“人家是想要啊，可是好歹也要去旅馆还是啥地方的吧！”

“好！走，去希尔顿做爱吧！”

“真的假的啊？那太贵了啦。”

“管他的，要不要一句话。”

“要！当然要！”

“那就走吧。”

“可是西川怎么办？”

“打个电话叫他自己去买便当啊。”

“那理由要怎么说？”

“笨蛋！就说加班嘛，反正他又不知道是真是假。”他开始拨电话给西川。

“摩西磨西，阿俊啊，我今晚要加班，你就自己去买东西吃吧。好，我会早点回去，拜。”这对话好熟悉啊，真像男人在跟老婆报告加班，而老婆要他早点回来的情节。天啊！我竟然在吃一个男人的飞醋，这未免太夸张了吧！

维哲正打算掉头往希尔顿开时，我又改变心意了。

“维哲，还是回我那吧，毕竟去饭店太贵了，实在没必要花那个钱。”

“好！你要去哪我都依你，我就是你的奴隶，我的公主啊，你想去哪啊？”

“回皇宫吧。”

“是的，即刻出发！”维哲一路狂驶，急得像什么似的。

“维哲，小心点啦，又不赶时间。”

“赶啊！我得赶快浇熄公主的欲火啊。”

“呵呵，又在胡扯了。”好不容易到家了，才一进楼梯，维哲就开始吻我，一边吻一边脱我衣服，我也忙着帮他解开裤头。虽然有点怕邻居会突然出现，但我就是欲火攻心，顾不了那么多了。

慌乱中拿了钥匙开门，我们的衣衫早已不整，关上门的那一刻，就在门后干了起来。维哲脱下我的内裤塞住我小嘴，让我无法出声，却又十分兴奋。

维哲抱起我，让我的背与门紧紧贴着，然后抬起我双腿，更用力的抽插着我的阴户。水声滋噜滋噜的响起，让我更清楚自己的欲望是如何深沉，难以满足。

我扯下塞在嘴里的小裤裤，准备放声狂叫，宣告高潮的来临。

“维哲……再用力一点！插死我！快！”

“好的，我淫荡的女王！”

“谁叫你这几天都没碰我，我要你今晚为我奉献一切！”

“没问题，要做几次我都奉陪。”这一晚，我们做了五次，从阳台做到厨房，在从床上干到地上，就是无法停止。最后，他好不容易满足了我，我才放他回去，看看时间也已经九点多了，好久没这么满足，实在太棒了。

周五快下班时，维哲突然给了我一个礼盒。

“这什么？”

“你打开来看看就知道啦！”

“什么东西嘛？搞这么神秘。这……这不是香奈儿这一季最新的礼服嘛？”

“是啊，下面还有一样东西呢，快瞧瞧吧！”

“我的天啊，丁字裤！干嘛给我这个？”

“今天是你的生日啊，自己都忘了吧？”

“啊？是啊！我真的忘了，好些年没过生日了，谁还记得呢。”

“嗯，还喜欢我为你准备的生日礼物嘛？”

“喜欢啊，谢谢，让你破费了。”

“嘿嘿，香奈儿柜的小姐还一直追问我要送谁的啊。”

“那你有说嘛？”

“我……当然没说啦。”听到回答的那一刻，我肯定自己是有些失望的，毕竟我们的恋情在公司还是秘密呢，只是……难道我就只能当他的地下情人？心里好难受！

“怎么啦？突然皱眉头。”

“没事啦。”

“那就先送你回家梳洗啰，然后换上这件美美的小洋装。”

“准备带我去哪啊？”

“喔，回北投啊，西川为你做了满满一桌的日式料理呢。”

“啊……”

“怎么？你不喜欢吃日式料理嘛？”

“不是啦……我原先以为只有我们两个一起过的。”

“别这样嘛，他也很热心的想帮你庆生啊。”

“好吧。”

“嗯，走，回去换衣服啰！”维哲在客厅等我打扮，我洗好澡准备穿上那洋装时才发现，这件洋装真不是普通的暴露，胸前只有两条布遮着，背后则是全空，只依赖脖子上的蝴蝶结撑着整件裙子，万一不小心带子松了，那可是会全部曝光啊！

维哲怎会买这样的衣服送我呢？还有那丁字裤更奇怪，裤底竟是两条带子，还中空呢。我的天啊，有穿跟没穿都一样。我实在是不想穿，但又……毕竟他都买了这昂贵的礼服给我当生日礼物，我怎么好意思不领情呢？硬着头皮还是穿上了，当我一走出客厅，维哲立刻从沙发上站起来，眼睛瞪得老大。

“我的天啊，乖乖……尚芸，你知道自己有多美嘛？”

“人家不大习惯穿这样呢。”

“不！不！那是因为你没试过，天知道这件衣服穿在你身上有多棒！”

“真的？”

“当然是真的啊，我在挑选时就只中意模特儿身上的这一件，那小姐还跟我说：要身材一级棒的穿起来才会好看。我就知道适合你，我的小芸芸身材最正点了。”

“哎唷，别再说了啦，你不觉得很暴露嘛？”

“不会啦，我们又不是要出去玩，只是小小的私人派对，怕什么？有我保护你！”

“嗯，那我们快走吧，免得让西川等太久。”

“是的，公主。”维哲作势牵起我的手，如果此刻我头上真有顶皇冠的话，我当真会以为自己就是公主呢！呵呵……

刚到别墅时，西川就站在门口等了，他体贴地为我开门。

“哇，尚小姐，你好美啊！”

“谢谢你，西川先生。”

“叫我阿俊就好。”

“嗯，谢谢你，阿俊。”

“煮好没啊？我们肚子都饿了呢。”维哲大声嚷嚷着，活像个孩子。

“好了，随我来吧！”一进客厅就闻到浓浓的香味，桌上早已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餐点，有浓汤，炸虾与猪排，还有一盘鲜美的生鱼片等等。我由衷的感谢西川的热情对待，心里不禁起了愧疚感。人家可是把我当成好友一般看待，而我却不时希望他快回日本去，想来真是惭愧啊！

“干杯！我们为尚芸干一杯吧！”

“干啊！祝尚小姐生日快乐，青春永驻。”

“谢谢你们。”我们吃吃喝喝一整晚，直到整桌子杯盘狼藉，我想我是醉了，因为我开始口齿不清，浑身发热。

“维哲……我……口……渴，我要喝水。”

“好，我帮你倒！”

“水来啰，尚芸。”

“嗯，我……不要……自己喝啦，我要你……喂我。”

“这……”隐约中我看到西川的脸色似乎起了变化。

“你醉了，我扶你回房休息。”维哲一把抱起我，走上楼梯，准备带我去他房里休息。

他温柔地把我放在床上，我睁开眼睛看着他，勾住他脖子，不让他离开。

“维哲，今晚我漂亮嘛？”

“漂亮，当然漂亮！”

“那……你想要我嘛？”

“想……当然想要啊！”

“我好热啊，尤其是那里，好像快着火一般啊！”

“要不要去冲个凉？”

“不要！我要你，要你来灭火啊！”

“尚芸，别这样，西川在外面啊。”

“怕什么？他又不是没看过我们做爱，你不是说过要光明正大找他来看？嘻嘻！”

“哈！你还记得啊？”

“当然。”

“我是想啊，就怕你不肯啊！”

“哼！我会不肯？我怕啥啊？来啊！谁怕谁，就怕他不敢来。”我已经神智不清了，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

“好……那就来吧！”维哲俯身开始亲吻我的耳朵，灵巧的舌头钻进我耳里舔弄，让我好兴奋。

然后，他拨开我双腿，低头吸吮我的阴蒂，我想，自己应该早就湿了，因为那两条带子，从一开始就没安份过，一直不断地摩擦着我的阴蒂，让我没一时刻不想做爱。

维哲轻轻伸出他的舌尖，慢慢地往阴道里探索，敏感的我早已无法克制地发出淫声浪语。突然，他又绕到我身后，双手罩住我乳房，柔捏着布料下硬挺的乳头，好舒服啊，我扭动着身体，享受着两端的刺激。

两端？怎么会？他不是正在舔我的下体，怎么这会儿又跑到后面摸我的胸部呢？我惊讶地张开眼睛，赫然发现，原来舔弄我下体的人不是维哲，而是西川！

“这……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尚芸，别问这么多了，来，让我舒服吧！”维哲根本没回答我，就直接把肿胀的阴茎塞入我嘴里，开始抽插。

我心底的本意是要拒绝的，然而当维哲把勃起的老二塞进我嘴里时，我却乖乖地吸吮起来，一点都没有反抗的意思。自己也讶异这样的反应，难道我就真的生性淫荡，毫无贞操观念？

脑子里布满了疑惑，身体上又受到这样大的刺激，叫我如何能好好想清楚？

我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被两个男人玩弄于鼓掌之间，一点打算都没有。

这时，西川突然站起来，抓着他硕大的阳具，不停套弄。

我看到维哲对他使了个眼色，接着他就把阴茎对准我花心，准备进入我。

“套……”我想说：“要戴套子啊”，却根本无法开口，嘴里塞着一根屌，叫我如何说呢？可是我实在不想莫名其妙怀一个日本种啊，更何况这几天又是危险期，我紧张地望向维哲，他却只是拼命地埋头苦“插”，看来我只能自求多福了。

西川终于进入了我的身体，他脸上的表情有些可爱，看来既痛苦又快乐，好像是高 中 生第一次做爱那般的不自在，不过想也知道他这等帅哥当然不可能是第一次了。不过他的老二真的很长，比维哲还大，还有些偏左，一进一出时，龟头都会隐约刮弄到阴道壁，感觉挺是舒服。

从来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上下两个口都被阴茎塞满，还有一双手不停地爱抚我乳房，好棒的感觉，快感像爬楼梯一般，渐渐攀升，一层又一层，就在快到达顶楼之前，我听到西川的喘息声。

“喔……喔……啊……”在那一刻，他泄出了所有的精液，而我的快感竟卡在楼与楼之间，上不去也下不来，难受极了。

我决定让维哲帮助我达到高潮，于是我立刻吐出他的屌。

“维哲……快，给我，让我Ｈｉｇｈ！”

“好，来吧！”他熟练地将阴茎滑进我体内，开始快速抽动。刚那一刻停住的快感就在此时复苏了，热力继续向上走，就快达到顶点了。

“啊……啊……人家受不了了，要丢了！”

“来吧，一起Ｈｉｇｈ！”

“嗯，喔……喔……嗯哼……到了！到了！”

“好耶！真舒服。”灼热的感觉还没退去，阴道里有着两个男人的体液，好奇妙的感觉。

我们三人虚脱地躺在这张大床上，大口地喘着气，谁也没起身，都怕面对这尴尬。

我想，还是让我来化解吧！于是我起身进入浴室，也给了西川回房的机会。

就在我进入浴室没多久，维哲也闪身进来了。

“宝贝……爽嘛？呵呵……”

“你是故意让西川碰我的对吧。”

“别这么说嘛，刚才你不也挺舒服的嘛。”

“我……”这我是真的无法否认，西川给我的感觉很棒，他的老二也很硬，做起来的感觉的确很不一样，唯一的缺陷就是太快了，还没来得及让我满足就泄了。

“对吧！我早料定你会喜欢的。”

“算了，就当作是新体验吧，多Ｐ就是这种感觉吧。”

“嗯，怎么？爱上了啊？嘻嘻……”

“才没有呢，先说好唷，这次放过你，可没有下回唷。”

“好……我帮你按摩吧！”

“嗯。”洗完澡后，我们俩累得摊在床上，没几分钟我就睡着了。

隐约中好像听到啥声音，嗡嗡地吵个不停，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身旁的维哲却不见踪影，我轻声下床，想走到外面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嘎嘎作响。

这一看真是不得了，把我吓得倒退三步！！维哲竟然跟西川在做爱，我的天啊！怎么会这样？

西川的手压着梳妆台，而维哲的每一次进出都猛力晃动着那木制的台子，我看着维哲的阴茎从背后插进西川的体内，顿时我只觉得头皮发麻，并非我排斥同性恋，而是我怎么也无法想像自己的男人竟然会是个同性恋，不！

是双性恋吧！那西川呢？他也是双性恋吗？太复杂了！我的小脑袋瓜一下子根本容不下哪么多东西，此刻的我只想赶快离开这里，于是我匆忙套上维哲的衬衫，悄悄离开别墅。

一直到坐上计程车时，我的心都还蹦蹦跳着，一团糟的脑子让我根本厘不清问题所在，只希望赶快回到家里，好好地冲个冷水澡冷静冷静！

坐在浴缸里让冷水从头顶直接淋下，我连衣服都没脱，湿凉的洋装紧贴着肌肤，看来更是凄冷！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我拍打着浴缸，打到手掌都发红了，却还是得不到答案。

眼泪与水滴完全混合在一起，我已无法分辨了。

再张开眼时，我已经躺在床上，维哲跟西川竟然在我房里。他们小声地交谈着，似乎怕会吵醒我。

“阿哲，她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我想应该是，不然她不会突然离开。”

“那……该怎么办？”

“我想……”

“兜西ㄉㄟ？”他们又开始讲起日文，这样一来我就啥都听不懂，更无从得知事情的真相了。

我只好开始回想昨天，记得自己是坐在浴缸里哭泣，然后迷糊中睡着了，一醒来就发现自己额头上多了一块毛巾。

我想，大概是他们做完爱后，突然发现我不见了，维哲才会自己开门进来找我。而我一定是发烧了，否则头怎会这么热又痛？啊！真的好痛……昏昏沉沉中好像又快睡着了，不！我不能睡啊，人家还要偷听他们的对话啊，睡着了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啦！我克制着想睡的念头，可是，终究还是抵抗不过睡神的诱惑，又沉沉的进入梦乡。

醒来时，他们已不见人影，我想应该是回去了吧，于是我起身走到客厅想倒水喝，一出走道竟然发现他们俩各据着一半沙发，沉沉的睡着。

我悄悄走回房，没惊动他们。爬上床后，找了个最舒服的姿势窝在墙角，闭上双眼，打算把我们三人之间的关系，好好地在脑海里演练一遍。

事情应该是从我离开维哲那时开始的吧，他远去日本，进而认识西川，在身心俱疲下与西川发展出这样的关系。我不知道西川是否原本就是同志，但我可以确定的是——维哲绝对不是。他在认识我前也交了不少女友，绝不可能是同志，那他为何会接受西川的感情呢？莫非他只是利用西川抚平伤口？还是……

他真的爱西川？不！后者应该不对，如果他爱西川的话，那又怎会与我旧情复燃？

旧情复燃……他压根没对外承认过我是他女友，也许我们只够称作性伴侣或是炮友吧。好凄凉的感觉，真相往往都是这么伤人吗？好想哭，却流不出任何一滴眼泪，潜意识里我应该是很能接受这样的关系吧，毕竟没有别的男人能这样满足我了，然而，想来心里却还是隐隐作痛。

我深深吐气，缓缓吸气，试着以深呼吸平缓我的情绪。是的！我是没有任何立场去质问他的，毕竟当初是我放弃他在先，现在又有何权利去要求他？

话说回来，还是我对不起西川呢，他没跟我计较就已是宽宏大量了，我又怎能再去伤害他？嗯……没错！！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不对，是我该离开维哲，还给西川一个完整的他，纵然有许多不舍，也不能有丝毫留恋，算是我为自己年少轻狂时所犯下的错赎罪吧！

我暗自在心里做了决定，接着又钻回被窝里继续睡觉。

“尚芸，起来啰。”原来是维哲在床边摇着我，害我梦到自己晕船呢！

“嗯……”

“起来梳洗吧，你已经睡了快一天一夜，也该起来吃点东西了。”

“啊？我怎么睡了那么久？”

“你发烧了，喂了药后就一直昏睡到现在，来，我看看还有没有发烧。”维哲把额头紧贴在我额头，我竟不敢看他的双眼。

“终于退烧了。”

“谢谢。”

“来，我抱你去梳洗。”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起来走。”

“那……好吧。”这是我第一次拒绝维哲的体贴，他一定知道我心里有事。我向四周瞧了瞧，还是没看到西川，我想，是维哲要他先离开吧，因为维哲应该是有话要对我说。

洗好脸一抬头，赫然发现维哲就站在厕所门旁倚着墙壁，眼神看起来来十分哀伤，仿佛承受了极大的痛楚，眉头紧紧深锁。

我懂，当然懂，他眼里的悲伤跟我心里的苦是一样的，只是他并不知道我已经想开了，或着说他根本不知道一个女人成长的心路历程就是如此。经过一番苦痛后，不是大彻大悟就是自我毁灭，我有幸能调适过来，避免了坠入无底深渊。

我转身要走出浴室时，维哲突然一把抱住我。

“……”

“尚芸，原谅我！！”

“维哲，你没有对不起我。”

“我……”

“我饿了，放开我吧。”

“嗯。”走回房时，维哲还站在原地。这时，我真有一股冲动想回头奔向他，可是我忍住了，那好不容易才下的决心，可不能这样就溃堤。忍住了冲动，进门前却忍不住回头看了他一眼，这一看让我心都快碎了。

他坐在地上双手抱着头，低沈的呜咽着，像做错事的孩子那般，不敢哭出声音。我认识他那么些年，从没见过他这样，可想而知这次的事件在他心里，是多大的冲击啊。实在不忍心看他这样痛苦，我走回去轻拍他的头，好想告诉他一切都没事了，却也哽咽着说不出话。

“芸……抱我！”

“好。”我蹲下身紧紧抱住他，眼泪不听使唤的狂奔，似乎想在这一刻，宣泄出所有的难过。

不知道我们到底哭了多久，只知道有个人陪你相拥而泣的感觉真好，可以尽情的流泪或放声大哭，我想，我心里还是冀望他能留在我身边的，只是……这样不对！我如何能将自己的快乐建筑在他人的痛苦上？更何况这是我咎由自取啊！

维哲停止了哭泣，我用手拭去他脸上的泪水，他抬头看着我，不说一句话。

接着温柔地吻我，从我的嘴唇，慢慢延伸，到脖子、耳朵，然后向下移动，他轻轻解开我睡衣的扣子，伸手进去衣内探索我的双乳，敏感的乳尖早已为他挺立，理智阻止不了热情澎湃，我悄悄告诉自己，就当作为这场恋情划下一个完美的句点吧。

这天，我们疯狂地做爱，没有多说一句话，更没有浪费任何一分钟，只是彼此饥渴地向对方索求无尽的激情，希望永远都别忘记这感觉，别忘记这样让人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恍恍惚惚的过完周末，星期一上班时就没看到维哲了，经理宣布说日本总公司有急事将他召回，我心里当然明白事实并非如此，也明白他是不会再回来了。

他的矛盾是我能了解的，他的重情义也是我深知的。尽管真爱我，他也不可能背着良心抛下西川。呵呵……是啊！天底下最绝情的就是女人了，维哲就不像我当初那般绝情，不是吗？我苦笑着离开办公室，躲进厕所独自承受他的离去。

日子还是一样的过，我又回复到单身生活；有时买醉有时狂欢，一点都不想让自己孤单，是无法面对寂寞吧，我选择与同事夜夜笙歌，不想再碰触感情，更拒绝了一切追求。

两个月后的某一天，我突然想起自己的月事好久没来了，于是我驱车前往妇产科检查，医生竟然告诉我“你怀孕了”！

回家的路上，我根本无法冷静开车，脑海里不停回想两个月前的事。

这些日子以来，我只有维哲一个男人，但是……生日派对那一夜，我跟西川也发生了关系，这样一来，我就无法确定这孩子到底是谁的了。如果是维哲的，我一定会生下他，但是，如果是西川的，那我又该如何做？

好乱！是该找个地方坐下来想想，于是我把车子转进太平洋百货，准备上楼去喝杯咖啡，好好镇定自己的情绪。

离开星巴克时，情绪已平缓许多，我搭着电扶梯，一层一层向上逛，也没有买东西的念头，只是不想这么早回家，不想面对一个人的孤寂与冰冷。

走着走着竟然来到了童装部，看着那些小巧可爱的衣服，我不禁伸出手抚摸自己的肚子，不敢相信自己的身体里正孕育着一个生命，一个不被预期的小生命啊！我想起当初维文一直希望我能怀孕，可是我的肚皮就是不争气，我又不想做人工的，所以，那时为了怀孕也闹的满城风雨，而今，我却在这样的情形下有了身孕，这难道不是造化弄人？

“您好，这是今年最新一季的目录，请您参考。”

“谢谢。”小姐递来一本童装目录，我随手翻翻内页，突然发现每个孩子都好可爱，都像小天使一般灿烂微笑。我想起自己在公司里可不曾多看童装部一眼，而今却伫立在这，久久不能离去。

我伸出手去抚摸衣料，好柔软、好细致，仿佛棉花一般舒服。孩子的皮肤也是如此吗？他的笑容也是如此灿烂吗？

小姐突然拿面纸给我，我这才发现，自己竟然不自觉的流下了眼泪。她没多说一句话，只是轻轻的拍着我手臂，关爱的眼神自然流露。

“谢谢。”我赶紧离开这难堪的地方，准备回家。

放满一浴缸热水，我把自己关在冒着热气的浴室里，脑海中充斥的还是一个个天真可爱的孩子，我听到自己心里悄悄的说：“我要一个孩子”，却不知道是否有能力扶养他/她长大？

想到这我赶紧披了浴巾奔回房里，翻开抽屉找出我的存折，从开始工作到现在只存了七十多万，一个互助会还有三十万，还有一笔定存一百万，那是维文娶我时的聘金，妈全数给了我。这样算起来，我大概有两百万左右，应该是可以养活我跟这个孩子吧，终于我下定决心要生下这个孩子。

经历过一场家庭会议后，爸妈终于同意让我生下孩子，原因不外乎是肚子已经七个月大了，这时堕胎对母体有很大的危险。爸很生气地责备我，妈却清楚我是故意拖到这时候才让她们知道的，她纵然有些生气，但还是心疼地问我身体状况怎么样了，而对于孩子的爹是谁，我终归是绝口不提。

阵痛一次次的来临，我躺在花莲的医院里忍耐着每一次疼痛，妈一直握着我的手，嘴里还不停嘀咕着。

“小芸，大口呼吸啊！”

“妈，好痛啊！你以前生我也是这么痛吗？”

“是啊！要当妈妈就要先过这一关啊，忍耐唷！”

“我现在才真的体会到您的辛苦。”

“傻孩子，当了妈才知道妈难为啊！”

“嗯。”

“乖，别说话了，好好呼吸。”我缓缓吸气再吐气，医生讲过的拉梅兹呼吸法我根本就忘了，紧张的心情与阵痛感取代了一切。

“尚芸！”这声音……，我简直不敢相信会在这里听到他的声音。

“维……哲，你怎么会在这里？”

“伯母告诉我的。”

“我就知道。”我抬头看了妈一眼，心里有些生气她的多嘴。

“维哲，你们聊，我回家拿个东西。”妈心虚地赶紧掉头离去，就怕我质问她！

“芸，你怀孕为何没告诉我？”

“我……”

“要不是朱经理告诉我你请产假，我也不会打到花莲找伯母，更不会知道你都快生了！”

“你实在没必要来的。”我故做冷漠姿态，只希望他别问起孩子的爹是谁！

“我……尚芸！别拗了，好歹我也是孩子的爹啊！”

“不……”

“不？难道你除了我之外还有别的男人？”他的口气听来有些生气，脖子更是涨红了。

“有。”

“是谁？”

“西……川”“怎么会？”

“你忘了我过生日那一晚，西川也和我发生了关系。”

“我没忘！只是哪会这么巧？”

“其实我也不确定，只知道反正不是你的种就是他的种。”

“都无所谓，反正我是要定你们母子了。”

“那西川怎么办？”我冷冷的问他，其实心里早有答案。

“那……到时候再说，他会体谅我的。”

“我不要。”

“不要？那你一个人能养孩子？用什么养？”

“我有工作啊！”

“工作？那孩子谁带？”

“可以请妈带。”

“你真狠心把孩子丢在花莲，十天半个月才见孩子一面？”

“那……不然我也能请保姆带啊。”

“不！我不放心，自己的孩子就该自己带，你别跟我啰唆，今晚我就回去跟伯父伯母讲清楚，等你坐完月子我们就结婚。”

“你……怎能如此专制？我才不要跟你结婚。”

“难道你要让孩子一辈子背着父不详的名？”

“我……”

“别说了，就这么决定了。”他那霸道的气势完全压倒了我，我无法与他抗衡啊，只能别过头去，狠狠地咬着牙。

这一天我根本没再跟他多说一句话，妈也没再来过，我心里十分不痛快，为什么我不能独立抚养孩子？还有，维哲打算怎么跟西川说呢？西川能承受吗？

我又能坦然面对西川吗？西川会不会认为是我拿孩子要胁维哲离开他？我好怕自己会在无意间伤害了他，毕竟他真的是一个好人，不该接受这种磨难的。

妈一直到午饭后才来，我都痛得快生了，护士却还说啥要等四指开的，真是气死人了，早知道生小孩这样痛苦，我死也不会怀孕的。

“差不多了，一位家属跟我来，推她入产房！”护士终于同意了，她跟维哲推着我的病床，把我推入产房里。

“家属请在外等候。”进产房前我回头看了维哲一眼，他忧郁的双眼还真是性感，要不是我现在就要进产房，不然我一定会冲上去吻他的。

“好！妈妈来……慢慢吸气、吐气、吸气、再吐气！”

“嗯。”

“记得拉梅兹呼吸法吗？”我慌乱地摇摇头，医生有些烦躁地看着我。

“好，没关系，我再说一次。呼吸两口后再吸气，憋住气开始用力把小孩推出，来，试试看！”

“好……”我试着照医生说的做了，但却怎样也不顺。不知道怎么搞的，突然觉得头好晕，感觉有些轻飘飘的。

“医生，血压降低！”

“快，施行急救措施，Miss林你去叫一位家属进来。”脑子虽然昏昏沉沉，但我还是能清楚听到他们的对话，看着医生与护士手忙脚乱，也看到那护士匆忙跑出去，而我想说话时，却怎么也开不了口。

这时，维哲进来了，我看到他脸上的惊慌与失措。

“你是他先生吗？”

“是的，医生，怎么回事？”

“母亲昏迷，血压急速下降，胎儿恐怕……保不住。”

“怎么会这样……医生，胎儿保不住就算了，母亲重要，请您一定要保住母亲。”

“我们会尽力。”怎么搞的？我没有昏迷啊，我还在这啊，孩子呢？怎么都没动静？我仔细一看才发现自己竟然漂浮在空中，莫非我已经……不！我的孩子还没出世啊，我不能这样就离开，医生！！你帮帮我，救救我的孩子啊！好想回到我身体里，然而却无法下降，只能如游丝一般地挂在空中。

“医生，母体没有心跳了，但婴儿还有心跳。”

“好，快！先救婴儿。”医生拿起了手术刀，剖开我的肚皮，伸手进去，立刻抓出了一个血淋淋的东西，那应该是我的孩子吧，只是，他为何不哭呢？快哭啊！宝贝！

“清口鼻！”

“嗯。”

“哇……哇……哇……”护士清理孩子的呼吸器官后，不一会儿我就听到洪亮的哭声了。真是谢天谢地，我的宝贝终于平安来到这人世间。

医生走出手术房时，维哲与妈都拥上来。

“男婴平安，但是……母亲方面，我们已经尽力了，还是无法挽回。”

“怎么会这样？小芸啊！”妈一听到这消息，人立刻瘫了，维哲赶紧从后方抱住妈。

“妈，您节哀啊！”维哲的眼里满是泪水，我看了也好不忍心。护士把清洗好的婴儿抱出来，维哲扶着妈，根本没手再抱婴儿。这时突然有一双大手伸出，一把接过了我的宝贝，原来是西川来了。

孩子在他怀里睡得好安稳，我静静地看着宝贝，好可爱的脸，那眉毛跟西川一样，应该是西川的种吧，只是这鼻子又很像维哲，实在是很难分辨。呵呵……

无所谓了，反正，就是他们两个的孩子了，我相信孩子会拥有最棒的爱，尽管我不在他身边。

维哲搀扶妈坐在椅子上，接过婴儿，泪眼迷蒙地看着孩子，西川红着眼眶拿出手帕，为维哲擦去泪水。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啊？”我看见维哲失控地叫喊，而西川紧紧地抱住他，用他宽大的手臂环住维哲，哽咽的呜咽着，这相拥而泣的画面似曾相似。

突然，后方射出一道白光，隐约的感觉有人在叫唤我，我的身体也开始有些微重力。于是我飘向我的宝贝，在他额头上轻轻一吻，也在维哲的唇上印上最后一吻，再抱抱妈，抱抱西川。

“再会了，宝贝，你要好好长大唷。再见了，维哲，来生再续缘吧！妈……谢谢你，女儿不孝先走了，请您原谅。西川，请代替我好好爱维哲与我们三人的宝贝。”这时，我的脚不自觉地走向那光源处，我把握最后的时光，回头向他们挥挥手。心里有着无限的轻松愉快，因为我知道，我的罪已经赎清了，终于不再欠谁了，终于……

【完】